

鲁迅与电影

(资料汇编)

刘思平 邢祖文 选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鲁迅与电影

(资料汇编)

刘思平 邢祖文选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1 北京

鲁迅与电影 (资料汇编)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:7 $\frac{1}{4}$ 插页:4 字数:150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2,500册

统一书号:8061·1729

定价: 0.80元

编 选 说 明

一、为了便利对鲁迅宝贵文化遗产的研究，我们编选了这份《鲁迅与电影（资料汇编）》，提供鲁迅研究者和电影工作者参考。

二、本书汇集的鲁迅关于电影方面的言论，以及同电影有关活动的记录，均选自鲁迅本人的著、译，计杂文一三篇，书信二四封，日记一七〇则，译文三篇。对著、译的附录文字及有关电影资料，也一并收入。

三、为了便于电影工作者参阅研究，我们特立“鲁迅作品与电影改编”一条目。这样，就将本应列入“书信”栏目中的三封书简移了过来。

四、编选本书过程中，承蒙北京图书馆报库、中宣部资料室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、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、上海作家协会图书资料室等单位大力协助，谨此深表感谢。

一九八〇年七月

目 次

编选说明.....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鲁迅谈电影

杂 文.....	(3)
书 信.....	(49)
日 记.....	(61)

鲁迅译文三篇

艺术论（摘录）.....〔苏联〕卢那卡尔斯基作	(129)
文艺与批评（摘录）.....〔苏联〕卢那卡尔斯基作	(131)
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.....〔日本〕岩崎 昶作	(133)
附：译者附记.....	(159)

鲁迅与电影

鲁迅怎样看电影.....许广平	(167)
鲁迅与电影.....夏 衍	(174)
鲁迅与电影.....阿 英	(178)

鲁迅和电影·····	洪 遵 (181)
鲁迅与电影·····	古远清 高进贤 (188)

鲁迅作品与电影改编

就《阿Q 正传》改编为电影鲁迅书简三封·····	(21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鲁迅作品改编为电影情况及其资料目录索引·····	(216)
《祝福》·····	(216)
《阿Q 正传》·····	(217)
《伤逝》·····	(217)
《药》·····	(217)

附 表

鲁迅历年所看电影统计表·····	(221)
鲁迅历年所看电影题材分类表·····	(231)

鲁 迅 谈 电 影

杂文

呐 喊 · 自序

(摘录)

……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毕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,我已经到了东京了,因为从那一回以后,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,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,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,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,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,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;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,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,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,商量之后,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,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,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,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(原载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
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第四页。)

〔注〕 鲁迅于此文写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。这段经历,周建人著《鲁迅幼年的学习和生活》一文,亦有如下记载:

“在矿路学堂毕业以后,鲁迅便到日本去学医。有一天,鲁迅在电影中看见一个中国青年,被日本人绑去杀头,……影片中还映出旁边有许多中国人在看杀头。鲁迅看了心里很难过。他想,如果我的国家没有弄好,人民不觉悟,不知道爱国,我就是医好多少人,用处也是不大的。因此,他认为必须把中国改造一番,必须提倡革命。”

（原载一九七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《我心中的鲁迅》第四页。）

日本作家小田嶽夫著《鲁迅传》中，对这段历史也有类似的记载：

“在第二学年里有细菌学的科目，那细菌的形状都用电影来说明，但当课业告一段落的时候，多余的时间便常开映时事电影，因为刚巧是在日俄战争以后，所以时事电影也自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了。战争的场面当然是日本军队胜利的场面，学生们看着一个一个地拍手欢呼。有一天，在开映的期间，他混在学生们的群里暗暗地看着电影。于是在电影的画面上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同胞的姿态。这同胞被日本兵牵到枪毙的人前。那被枪毙的人都是强壮的体格。枪毙在鲁迅的眼前执行。学生们又拍手欢呼了。可是他独个人却感到无限的苦痛。这不是为了同胞的被枪毙，而是为了那些有着强壮的体格而去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这种麻木的神情却实在令人可悲！

“而从这时候起，他底学习医学的志愿便很快地被别的东西代替了。他深深地感到：祖国的同胞即使用新的医学使他们的身体强壮，使他们的寿命延长，如果他们的精神依旧象今天一样，那么中国还是和过去的中国没有什么两样。他们需要他们底精神的革新！他以为这才是今天最大的急务。然而怎样才能改革这种精神呢？他的结论是：除了用文学的力量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方法……。他于是决意要去东京展开文学运动了。”（原载一九四六年开明书店版《鲁迅传》第二〇页。）

略论中国人的脸·

(摘录)

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。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，叫作《猫·狗·人》；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。大意是初见中国人，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，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。久而久之，看惯了，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，并不缺少东西；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，多余着一点什么。这多余着的东西，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：兽性。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，是人，则加上多余的东西，即成了下列的算式：

人 + 兽性 = 西洋人

他借了称赞中国人，贬斥西洋人，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，这样就达到了，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，是本来没有的呢，还是现在已经消除。如果是后来消除的，那么，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，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。野牛成为家牛，野猪成为

猪，狼成为狗，野性是消失了，但只足使牧人喜欢，于本身并无好处。人不过是人，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，当然再好没有了。倘不得已，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，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：

人 + 家畜性 = 某一种人

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，暂且中止讨论罢。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，看见了两种多余。一到广州，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，是电影，而且大半是“国片”，有古装的，有时装的。因为电影是“艺术”，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。

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，那好看不下于看戏；至少，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。在“银幕”上，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，缓慢地动作；脸正如古人一般死，因为要显得活，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。

时装人物的脸，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^①的《画报》^②的，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。《画报》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，便是妓女吃醋，所以脸相都狡猾。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，国产影片中的人物，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，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。可见不如此，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。

听说，国产影片之所以多，是因为华侨欢迎，能够获利，每一新片到，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：

“看哪，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。”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，日夜四场，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。

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，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。可惜电影一开演，电灯一定熄灭，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。

（四月六日）

（原载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
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第三〇八页。）

-
- 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。据《鲁迅日记》，由于看了《新人之家庭》、《诗人挖目记》等影片后，印象不佳，鲁迅嗣后很少再看中国影片了。许广平在《鲁迅先生的娱乐》一文中忆述：“国产影片，在广州看过《诗人挖目记》，使他几乎不能终场而去。那时的国产片子，的确还幼稚，保持着不少文明戏作风，难以和欧美片竞争，实在也难得合意的选材。从此以后，对于国产片，无论如何劝不动他的兴趣。后来《姊妹花》之类轰动一时的片子，他也绝对不肯去看了。”
 - ① 吴友如（？——约一八九三），清末画家。名嘉猷，字友如，江苏元和（今吴县）人。幼贫困，喜绘画，自学成材，成年后卖画为生。曾应召至北京为宫廷作画。光绪十年（一八八四年）起，在上海主绘《点石斋画报》，后自创《飞影阁画报》。
 - ② 即指《飞影阁画报》。

上海文艺之一瞥

（摘录）

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，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。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“爱才若渴”而做婊子的，佳人只为的是钱。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，是不应该的，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，不但不上当，还占了她们的便宜，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，社会上也很风行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。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，不再是才子+（加）呆子，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，是才子+流氓。

在这之前，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，名目就叫《点石斋画报》，是吴友如主笔的，神仙人物，内外新闻，无所不画，但对于外国事情，他很不明白，例如画战舰罢，是一只商船，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；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，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。然而他画“老鸨虐妓”、“流氓拆梢”之类，却实在画得很好的，我想，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；就是